

從金匱，金匱灸到仲景金匱灸簡考

中國 北京中醫藥大學 醫史教研室

梁永宣*

금궐, 금궐록과 중경금궐록의 관계에 대한 고찰

중국 북경중의약대학 의사교연실

양영선

北宋의 校正醫書局에서는 治平 3년에 王洙가 발견한 『金匱玉函要略方』을 다시 정리하여 張仲景의 『金匱方論』이라는 이름으로 발간하면서, 그 서문 뒤에 “仲景金匱灸”이라고 언급하였는데, 필자는 역사적인 각도에서 金匱라는 명칭의 연원과 金匱 金匱灸이 『金匱方論』서문 뒤에 언급된 “仲景金匱灸”와 어떤 관계가 있는가에 대하여 고찰하여 보았다.

金匱라는 명칭은 귀중한 서적이거나 물품을 보관하던 장소를 지칭하는 말로 사용되었는데, 서명으로는 『漢書·藝文志』에 『堪輿金匱』라는 명칭으로 최초로 등장하며, 醫書로는 『晉書·葛洪傳』에 『金匱藥方』이라는 서명으로 최초로 나온다.

현존하는 『道藏』第6部 洞玄部 玉訣類에 있는 “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의 일부분의 내용이 葛洪의 『抱朴子』와 서로 같고, 이것이 『金匱灸』일 가능성이 매우 높다. 孫奇 등 宋의 신하가 『金匱方論』 서문 뒤에 인용한 내용은 『肘后備急方』서문과 『抱朴子內篇·雜應』의 내용과 서로 일치한다. 宋의 신하가 인용한 서문은 葛洪이 쓴 것을 다시 인용하였을 가능성이 높고, 그 중에 『金匱灸』과 관련이 있는 내용은 張仲景과는 아무 상관도 없다.

Key Words : 金匱, 金匱灸, 仲景

衆所周知, 北宋校正醫書局于治平三年在王洙發現的『金匱玉函要略方』基础上重新整理出題名張仲景的『金匱方論』, 其中書名中“金匱”的來歷很值得研究. 同時宋臣在『金匱方論序』文后又提到“仲景金匱灸”, 那么, 從歷史的角度研究金匱, 金匱灸与宋臣所言的“仲景金匱灸”之間的關係很有必要, 本文就此做一初步探討.

一. 關於“金匱”的文字來歷

金匱二字, 其來久矣. 在歷史上以『尚書·金縢篇』爲祖. 其中載: 武王疾, 周公禱于三王, 愿以身代. 史納其祝策于金縢匱中. 其后周公因管蔡流言, 避居東都, 成王開匱得其祝文, 乃知周公之忠勤, 執書而泣, 遂迎周公歸成周. 因其匱緘之以金, 故称金縢. 文選 晋左太冲 (思) 魏都賦: “闕玉策于金縢, 案圖帙于石室.” 唐呂向注: “金縢, 金匱也.”¹⁾

『漢書·晁錯傳』中載: “臣窃觀上世之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 皆有司之所覽,

* 교신저자: 梁永宣, 中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醫史教研室, 86-010-8481-4581, lyongxuan416@yahoo.com.cn

1) 商务印书馆编, 辞源第四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999, p. 3162.

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后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又『漢書·高帝紀』中載：“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听，自監門戍卒，見之如旧。……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曰：“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諸上所言，我們可以看到，“金匱”是一種保存書籍或物品之處，而且多屬於貴重物品，常應用於皇室機構。而在『素問』的一些篇章中也應用了與上述“金匱”相同的含義

『素問』卷第一有「金匱真言論」篇名，具體內容是論述四時五候與五臟之關係及四時氣候所致病變，天之陰陽合人之臟腑陰陽等內容，是闡發四時五臟陰陽的理論的重点篇章。正如高世忒『素問直解』所說：“然此真言者，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藏之心意，不可輕泄，猶以此言，藏之金匱者然，故曰金匱真言也。”『素問』卷第十三「病能論」篇云：“金匱者，決生死也。”『素問·氣穴論』篇曰：“余愿聞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令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復出矣。”『素問·天元紀大論』篇：“帝曰：光乎哉道！明乎論哉！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曰：“余愿得而明之，金匱以藏之，不敢楊之。”『靈樞·歲露篇』：“請藏之金匱”。

“金匱”一詞并不單用於醫學。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記的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中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這可能是歷代書名中含有“金匱”的最早記載。『說文解字』曰：堪，地突也。輿，車輿也。堪輿，是中國古代人環境選擇的學問，即風水術，又稱山水、青烏等。西漢司馬遷『史記』中已有“堪輿家”專門名詞。因此，此處“堪輿金匱”可理解爲“風水之寶”。

『隋書經籍志·兵家』有“太公金匱二十卷”，后『舊唐書經籍志』亦在兵書類載有同樣內容；『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亦有“金匱二卷”。

『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有“大公明金匱用兵要記”，這是關於兵家方面的內容。同書五行家中載“黃帝注金匱經十卷 黃帝金匱疏四 陳氏撰”。

『新唐書藝文志』五行類：“曹士蔭金匱經三卷”也爲五行類書籍。可見歷史上兵家，五行家均有以“金匱”爲名的書籍存在。

『晉書』葛洪傳中載，葛洪“自号抱朴子，因以名書。其余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异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晉書』是貞觀二十年(646)由唐太宗李世民下詔撰修，二年后成書。其中的『金匱藥方』大體是“金匱”二字在史書目録中第一次與醫藥產生關聯。在葛洪的另一篇舉世之作『抱朴子·內篇』²⁾序中談到：“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于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上文中葛洪“金匱”之詞義，仍是在突出所著書籍的重要及珍貴性，因此可理解『金匱藥方』一書其含義爲“非常重要，寶貴的藥方”。

二. “金匱泉”與“仲景金匱泉”

『隋書·經籍志』醫方類中記載有：“金匱泉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而宋臣在『金匱玉函經』及『金匱方論』序中却稱“仲景金匱泉”。京里先生是何人，他與仲景二者之間有無關聯呢？請看下述記載：

『肘后备急方』³⁾抱朴子丹陽葛稚川曰：“余既窮覽墳索，以著述余暇，兼綜術數，省仲景元化劉戴秘要金匱綠秩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摺拾遺逸，選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爲百卷，名曰玉函。然非有力，不能盡寫，又見周甘唐阮諸家，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

『抱朴子內篇·雜應』卷十五：“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

2) 王明 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p. 272.

3)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p. 3.

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

宋臣所校書籍『金匱方論』之書序文已經落款后加有一段文字：

仲景金匱方，岐黃素難之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裔九州之內，收合奇異，摺拾遺逸，揀選諸經筋髓，以為方論一編。其諸救療暴病，使知其次第。凡此藥石者，是諸仙之所造，服之將之固无夭橫。或治療不早，或被師誤，幸具詳焉。

上述三段文字中有非常相似之處，均記載有與金匱相關等幾種書籍，或為五百多卷，或為千卷。筆者推測有這樣的可能性，即葛洪選取千卷“摺拾遺逸，選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為百卷，”則編寫成為“玉函方”，這與『晉書』中所收的葛洪著書目録一致，或者著成『補晉書藝文志』中葛洪的“金匱藥方一百卷”。若“摺拾遺逸，揀選諸經筋髓，以為方論一編”，則成另一種書籍，是為『肘后備急方』。因后書以“諸救療暴病，使知其次第”為目的，且宋臣引序中又述“此藥石者，是諸仙之所造，服之將之固无夭橫。或治療不早，或被師誤，幸具詳焉。”說明藥石類內容占文中不少篇幅，這與葛洪的知識結構相一致。

我們現在雖然無法了解『玉函方』或『金匱藥方』的內容，但可以找到包含“金匱”之名，且含有大量藥石相關內容的書，即為下列目録書中所記：

『隋書經籍志』醫方類：“金匱方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

『舊唐書經籍志』醫術類：“金匱仙藥方三卷京里先生撰”

『新唐書藝文志』醫術類：“京里先生金匱仙藥方三卷”

『崇文總目輯釋』：“金匱方一卷”

『宋史藝文志』醫書類：除金匱要略方三卷，金匱玉函八卷之外，還記有“金匱方五卷，金匱方三卷”

之后，雖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中有金匱方五卷，但余嘉錫曾指出：“若焦竑之『國史經籍志』，抄撮史實，多非實有其書，不足據也。”⁴⁾因而焦竑所記不具備

存日價值。可見京里先生所著『金匱方』一書自『隋書經籍志』始載的二十三卷，一直作為醫方書流傳，到宋代僅存五卷或一卷，之后不明。

經查，現存『道藏』第六部洞玄部玉訣類有“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一卷，題京里先生撰。收有“餌丹法”，含“黃帝一物餌丹法”，“神仙餌丹”，“輕身益氣三物餌丹”，“神仙三物餌丹”，“神仙四物餌丹”，“真人鍊餌丹砂”，“神仙治病延年返老丹”等19則，以及服餌雄黃方11則，即“神仙餌雄黃”，“又神仙餌雄黃”，“又餌雄黃治病辟毒延年”，“太一仙二物餌水銀雄黃”，“東方朔餌雄黃”，“神仙餌鷄子雄黃”，“延年神仙一物餌雄黃”，“神仙餌雄黃致玉女”，“神仙酒煉雄黃”，“神仙煉餌白雄黃”等。全書從內容上看，非為治療所用。經核對，其中有一段“又餌丹”與葛洪『抱朴子·仙藥』基本一致：

“又餌丹”原文：

丹砂一斤，熟搗下篩。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如麻子。服二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盡愈，三尸皆去，服之百日，肌體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狀，變化无常，日中无影。

『抱朴子·仙藥』原文：

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篩，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无常，日中无影，乃别无光矣。

筆者認為，現存的京里“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部分內容，很可能是原題名京里先生『金匱方』中殘存內容。因為葛洪言及他參考了『金匱方』一書。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京里先生從葛洪所著的『玉函方』或者『金匱藥方』中選出服餌內容，但前者的可能性較高。同時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與張仲景醫書似無關聯。

進一步分析葛洪上文『抱朴子內篇·雜應』中的其它記載：“華他”當為“華佗”，因“他”“佗”相通。經查由宋太宗命李昉等14人編輯，始於太平興國二年(977)，成於八年(983)的『太平御覽』卷722中所載『魏志』關於華佗記載全部使用“他”字。

4) 余嘉錫. 目錄學發微·目錄學源流考.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p. 133.

『旧唐書·經籍志』醫術類載有“黃素方十五卷”；『新唐書·藝文志』醫術類又稱“謝泰黃素方二十五卷”；『太平御覽』中稱爲“太上黃素方”；宋眞宗景德進士張君房總編，成于天禧三年(1019)的『大宋天宮寶藏』中撮其精要万余條所輯成的道教類書『云笈七籤』中也可見“黃素方”，并几處提及“太上黃素四十四方”，“黃素神方四十四首”等，說明黃素方原書確有流傳。

『抱朴子內篇·雜應』中有“甘胡呂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孫人和『抱朴子校補』⁵⁾云：“南河当作河南，文倒誤也。阮河南乃阮炳也。『魏志』杜畿傳裴注引『杜氏新書』曰，阮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隋書經籍志』『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当作叔文)撰。『抱朴』所云撰集『暴卒備急方』，即指此人。”

因此，葛洪編撰『玉函方』或『金匱藥方』時應參考了包含『金匱灸』，『黃素方』，『藥方』等多种書籍中的內容，因上述三段文字中均提及這些書名，故葛洪的記載具有史料參考價值，文中所提及的書名均爲葛洪瀏覽過的書籍。出現“金匱綠帙”，“金匱綠囊”，“金匱灸”等名稱不一的原因可能是后世傳抄過程中失誤而致。『外台秘要』王焘序中亦曰：“故鴻寶金匱，青囊綠帙，往往而有，則知日月所照者遠，聖人所感者深，至于齋神養和，休老補病者，可得聞見也。”

那么爲何宋臣孫奇在『金匱方論』序結尾處又特地加入一段話，并強調“仲景金匱灸”呢？同樣的內容宋臣在校注『金匱玉函經』序中也談到：“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而別名。欲人互相檢閱，而爲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濟人之心，不已深乎。細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書。緣仲景有金匱灸。故以金匱玉函名。”

孫奇等整理王洙所發現的『金匱玉函要略方』，是在剛校完張仲景『金匱玉函經』之后，正如孫奇在序中所言：“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于証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于檢用也。”很有可能在宋臣整理『金匱玉函經』及『金匱方論』之時，民間流傳有托名張仲景的『金匱灸』，其中部分內容可能爲京里先生的『金匱灸』，部分內容與葛洪『玉函方』相關，或許與張仲景相關。于是宋臣將葛洪原寫序文加以簡化，

統一稱爲『金匱灸』。而實際上『金匱灸』很可能只是葛洪在寫作過程中所參考的一種書籍，它与仲景无大關係，仲景与『金匱灸』二者当分開理解爲宜。

同時我們也應該考慮有另外一種情形，即宋臣參考了唐代著名學者賈公彥的說法。因『十三經注疏』“周禮·疾醫”部分，賈公彥疏曰：“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則炎帝者也。”

三. 結論

綜合上述內容，我們可以推斷，現存『道藏』第六部洞玄部玉訣類有京里先生所著“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部分內容與葛洪『抱朴子』相同，很可能爲原『金匱灸』殘文。孫奇等宋臣在『金匱方論』序后所引內容，与『肘后備急方』序文及『抱朴子內篇·雜應』內容相對應。宋臣所引之序可能爲葛洪所寫，其中有關『金匱灸』的記載当与張仲景分開理解。正因爲孫奇等校正時有疑惑，故將其置于序文之外的附加內容之中。

致謝：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北京中醫藥大學錢超塵教授，中醫研究院鄭金生研究員，日本茨城大學眞柳誠教授的諸多修改意見，同時台灣的陳邦德先生亦熱心幫忙收集資料，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商務印書館編. 辭源第四冊.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 1999.
2. 王明 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疑.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3. 葛仙翁. 肘后備急方.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6.
4. 余嘉錫. 目錄學發微.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5) 王明 撰. 抱朴子內篇校釋疑.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p. 280.